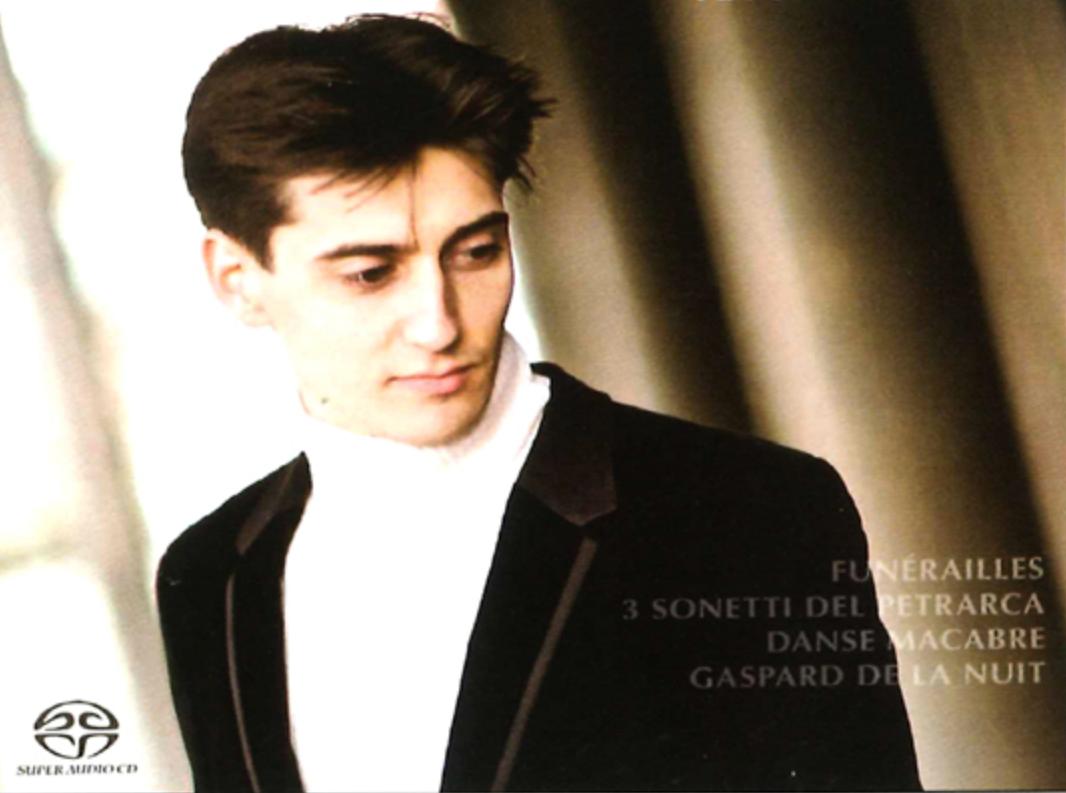


LISZT | SAINT-SAËNS | RAVEL
YEVGENY SUDBIN



李斯特：第十及第十一超技練習曲；葬禮；三首佩托拉克十四行詩

拉威爾：《夜之加斯帕》

聖桑 / 李斯特：《骷髏之舞》

蘇德賓（鋼琴）

BIS 1828 Hybrid SACD- 73:46

蘇德賓 (Yevgeny Sudbin) 彈的《夜之加斯帕》(Gaspard de la nuit)，我曾在音樂會中現場聽過，感覺到他那咄咄逼人的氣勢，但另一方面卻不失仔細。上次在香港的演奏會，他也有彈過李斯特，不過，上次他以另一主題把李斯特與拉威爾連結起來：夜。

這張唱片的主題，正如蘇德賓在唱片小冊中所言，是「愛情、幻想及死亡」，而其中好幾首作品，本身都是由文學作品中啟發音樂：李斯特 久不衰的《三首佩托拉克

十四行詩》、聖桑的《骷髏之舞》以及《夜之加斯帕》，都是由詩延伸至音樂，而唱片更特別載有詩歌的英文：這幾首作品，都不是生疏的樂曲，但跟着原文細味，體會必定不一樣；在小冊中載有詩歌哩。

蘇德賓在唱片把每首李斯特都小心調校，並不特別顯示那繁密的音符，而着重發掘其中的情感和連貫的旋律，就像講故事的人的聲音，持續貫穿整首樂曲，而不被那四圍竄的音符所打擾。《超技練習曲》的着眼點也因而不是放在那些超技身上。在他身上，不單找到因着刺激的音樂而生的熱血沸騰。在繁密的兩手交替顫音中，仍能讓高音旋律飄浮在下面大堆的聲音上，實在是一種超脫。

三首《十四行詩》更突顯了蘇德賓柔情的一面。他拿捏旋律的歌唱性，不單柔揚，有時還欲言又止，像極了詠嘆調般的敏銳。

《夜之加斯帕》的沉重，在蘇德賓手下顯得清爽。在《水妖》一章中，他十分克制地使用踏瓣，連連的河流，忽然變成了細細的打在雨傘上的雨點。《史卡波》用的踏瓣也很小心，甚至連重拍的重音，他也避免以踏瓣來加強。這令一些內旋律少有機會地重見天日：這曲子低音中的那堆音符，很多時候只是纏在一堆，蘇德賓卻執着地讓它們清晰可聞。反而《斷頭台》中的那個懸在半空中的鐘聲，卻少了點在山谷中回響般的嘯嘯淒清。

之前幾首樂曲，雖然給人小心翼翼的感覺，但聖桑的《骷髏之舞》則絕對是解脫之作。當然，詩歌本身其實就如音樂一般，像萬聖節中的妖艷熱鬧而不是恐怖憂傷。詩歌的節奏感，在音樂中充份反映，蘇德賓也把主題彈得精神爽利。不過，他沒有浪費這個炫技的機會，在瘋狂的搶板和誇張的強弱下，一浪接一浪地把音樂推上高峰，然後輕巧地在高音中把這沉醉在地獄的交響詩完結。蘇德賓彈的版本，跟手上的李斯特樂譜有少許出入：他解釋說他混了一些賀路域治的版本，而賀路域治版本幾乎滲透了整個結尾，篇幅不少呢；23 頁的樂譜，有五頁都是賀老的。這點值得留意。[署名]